

《呵啻》来得正是时候

■雁翼

卧病读诗,五千行读了一周,越读越兴奋,似乎诗行间不仅情满思深,更有艺术发展之路的暗示。《呵啻》这部叙事长诗是李发模新作,从中可见他艺术追求的脚步,从《呼声》起步,一步一步迈

得很稳而用情。如果说《遵义之歌》中情与思的翅膀还欠胆智,这部《呵啻》却大有长进,把一个民族的历史从神话似的传说中“简炼”出来,再用诗之神魂升华、圣化,不是再现而是创造了一部新

的传奇。阅读中似乎有一种舒展开来的音韵之美触摸你的灵气,是从《诗经》传来,携带最大的歌谣高高地伴着人物和情节“呵啻”。这部长诗的诞生不仅是诗艺术的胜利,也是中国诗美学

的胜利。当一些人大吃洋“快餐”之际,李发模拿出了《呵啻》,鼓动着中国新诗发展之路。
《呵啻》来得正是时候。
(作者系著名作家、诗人,世界华文诗人协会会长。)

长诗《呵啻》将进入中国新诗史

——推荐李发模民族长诗《呵啻》的理由

■王久辛

李发模的长诗《呵啻》是可以进入中国新诗史的成功之作。为什么这样武断?难道我失去了理智吗?不。我非常清醒,并且非常理性。半年过去了,这部长诗一直放在我的案头,而上述判断是在我看李发模的第一稿后便产生的想法。随后,我给他提了几条小意见和小建议。几个月后,他又寄来了修改稿。同样,我又提了一点修改建议。现在大家看到的《呵

啻》,应该是诗人最后的修订稿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也一直在思考我的判断,最后我仍然固执地认为:没错,《呵啻》必定会进入中国新诗史。理由有二:
其一,从中国新诗史九十年来的经典来看,《呵啻》弥补了民族史诗的空缺。虽然过去诗人公刘先生有过《伊灵芝》等民间史诗的创作,但文化背景等差异太大,没有放置于整个人类文化的背景

中去创作。而《呵啻》不同,它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,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后,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重新整合式的创作,故读来新异难忘。
其二,中国新诗九十年历史,在形式的创造上,以翻译体为主流,几乎统治了中国新诗坛多半的时间。时至今日,仍然以翻译体为主,鲜见如《呵啻》这样民族语言特色突出的长诗佳作。《呵

啻》实现了一次反叛,即对翻译体新诗在中国一统天下的现实的入侵。李发模让我们看到了汉语,或中华民族语言的丰富多彩、变化多端甚至诡异狡诈,显示了诗人对中华民族语言的自信、自知,与自如的挥洒之才。
缘于此二点,我作出了上述判断。
(作者系著名诗人,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)

时间之痕

——观徐福厚的画

■陈德胜

不要试图去做一个出名的画家,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画家,徐福厚是这样的画家。

拿到徐福厚这本画册(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),我的第一感觉是拿到了一块铜,封面的铜质和书的分量,我很惊奇,这本书是铜铸的。

在当今画坛,还有多少书是具有金属的成分呢?由此我想到时间。

徐福厚的画,是没有抵达和将要抵达的时间,或者说是事件。他自己将画册分为“生成篇”“蜕变篇”和“迁化篇”,我个人尤其喜爱他的最后的篇章。他的画所造成的那种斑驳、痕迹、衍生、飞动、粘连,我认为是时间之痕,也许,我们所认为的历史就应该应该是这样。他为我们提出了一种可能,他今天的画,已经成为我们未来的写照。他画出了30年、60年或者更远的时间物质所要达到的境地,或者是我们自己。人物和时间成为对抗,风蚀着他的“铜”。

我想说,你想看30年以后的你,请看徐福厚的画。

我想说,你想看你30年以后的家,请看徐福厚的画。

一个画家的前瞻性,也只有徐福厚可以做到,因为他预测到了你的未来,也许是回想你的前世。

在这里我只想说他——迁化篇。迁化篇中又分为头像、群像和风景,我想说他的头像预示的是摧残,群像是浩劫,而风景就是覆灭了。当然摧残、浩劫和覆灭在我这里是对艺术的理解和行文方式,也是我钟爱的词汇,没有“现实”意义。

头像

几年前,我有意识地躲避本土画家的作品,因为当时我深深地喜欢塔皮埃斯的画,因为他的画中的动感,表达了宇宙的某种莫测,是我久久迷恋的。而今天,徐福厚的莫测,我集中看到了。



布面油画:信(徐福厚 1989年作品)



布面油画:圣地风景(徐福厚 2001年作品)

徐福厚把迁化篇的头像部分统统叫“视野”,这显然是他自己的视野。徐福厚同时也是一个成色不错的诗人,他的诗歌,比很多混在诗人圈里的诗人不知要好多少倍。相反,有多少画家具有他的语言方式呢?

他的头像(视野)除了有些嘴唇、鼻子、耳朵某些部分能分辨出来,其余部分几乎看不出是头像。正像塔皮埃斯在作品中有时故意在某个部位开一个小口一样,徐福厚的这些“嘴唇鼻子耳朵”为我们开一个能认出头像的“窗口”。他在这里起到指引作用,也是一个路径,让我们顺利地抵达一个头像。人的生存,只属于他自己的那段时间,你的生动和逼真,一旦被渡过去,你就成为另一个样子。你的脸将成为斑点、色块、黑和密、霜和尘。这也是突变和奇迹,毫无疑问,这是一个后果。他(主题)是被钉上去的,这让我想到十字架上的那个先知。

我们太习惯公众视线了,这也是取悦人的视线。我们中国人的脸型是平的,彼此相像。很多画家在追求这种平庸面具下的典型,大众口味和完美。而可

贵的是,徐福厚几乎没有把人脸上画上去,而是一种剥离、去除、丧失、风化和假设。他们的枯还有老去的成分,或者说被误解被冷落,被抽去血液等等,徐福厚的“头像”是看不见的头像,他具有了我前面所说的某种莫测。

过去我曾说诗人和疯子之间的区别就是诗人有他的限制,徐福厚的“限制”功力是很出色的,他的头像在远离自身的同时,也在形成了一个头像和物种。

但他“限制”得很好。

群像

任何时刻,我们都在作或大或小的决定,《暖色人群》也在作着某种决定。“他们”试图完成一种仪式,而仪式感,是“群”所独具的。当温暖而厚重的调子覆盖住群的时候,群的力量也随之诞生。知识分子在熟悉的环境中,却使自己陌生了起来,徐福厚把握住了这样的人群,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群中的一个。当迈进或停留成为焦灼的时候,画家自己已经找到了某种路径,而他的特征是精神领域的提升。

《热爱书》的汇聚是在某个时间,成千上万(我看出的人数)的新时代的人在一个灵性地地点聚合,引导、降临、祝愿、合一、冥想,在一个峰顶。导读者站在明处,把声音压得很低,他已经走到了书的深处,而泄露出的文字是一点点的光明。徐福厚在生活中一定是时时具有神圣感的人,他的群像的调子基本上统一成一样的颜色,喜欢他的画的人一定看得出是宗教的颜色,圣歌般的颜色。《返乡》也是这样的颜色,也同样有着某种剥离和散失。《雾》就不同了,雾的轻盈和透在人群中反而有些慌乱,拥挤的人群,谁又能看清他们的体征呢?徐福厚的卓越就体现在这里。

画家不是在寻找颜料或者说是在调试,而是对颜料和物象重新编码,徐福厚的意义也体现在这一点上。技法同时既是思想,个人修养也是画家本身和画作。

群像的时间之痕也印证着画品的趋向。《远行》和《涉江》是体量稍大的作品,人物当然也众多,徐福厚知道,远行和涉江不是少数人就可以完成的。

我所知道一点点这样的科学知识,也就是叫做“地球磁极翻转”。据说地球上的冰河期,以及恐龙和猛犸象的消失都是“翻转”造成的,据说,地球已经经历了4次这样的翻转。不小心我的一闪念,徐福厚的这两幅作品让我想到了这样的事实。他所表现的是,人类像某种许多随季节变化而移居的鸟和食草动物一样,依赖先天的本能迁徙,它们的命运很难预测。漫漫晃晃的人群,挤压、移动,不知所为?

好在又有《指路》《歌唱》,人类是不会走失的。漫游者说,回去吧。

风景

相比头像和群像,风景,使徐福厚内心要稍微轻松一些。

在进入某种风景的时候,很多人都会体验个人变化,心情不一样,走路的姿势也花样繁多。这个时候的人总想要建立某种关系或要结束关系,想到居所的变化,工作和态度或思考的转变等。但是,如果我们把“风景”改变了呢?这个意义会与上述的截然相反。徐福厚风景中有一种大宁静,而这种宁静不易察觉。

如果我们对画面进行考虑,我们就会很容易被剔除出来,而从徐福厚的精神层面进去,你一定会被吸引进去。我固执地认为,艺术是被一小部分人控制着,不论是绘画诗歌还是电影等等。徐福厚是河北这样的少数人之一。他的风景考量你的洞察力,并让你去寻找那些隐藏的意图,虽然他的构成和色呈现于你面前,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,这是一个问题。因为几乎没有任何画作是偶发的。

绘画的秘密在于知道如何把画家的智谋藏而不露,也就是说绘画,尤其是油画,就是当一个人把在学校所学的全部遗忘之后剩下的东西。徐福厚的“风景”是剩下的东西,他看到了未来的山,他说是《走向》(徐作品名称),我想到的是开采以后的山,是劫后的山。

谁能不说这是一种预言呢?诠释着恰好也是时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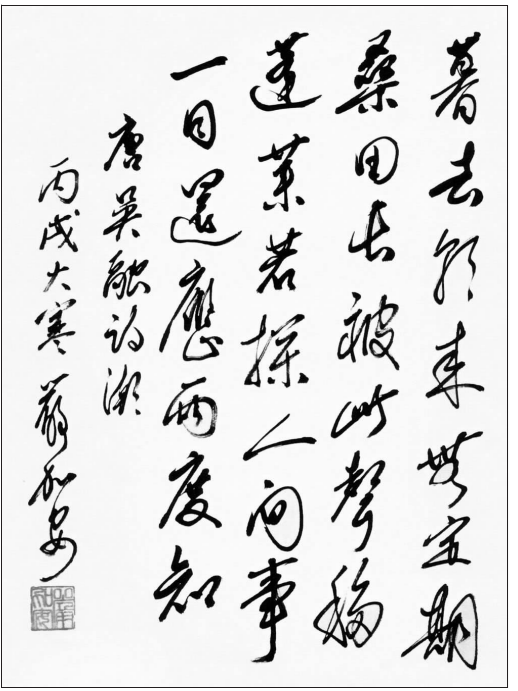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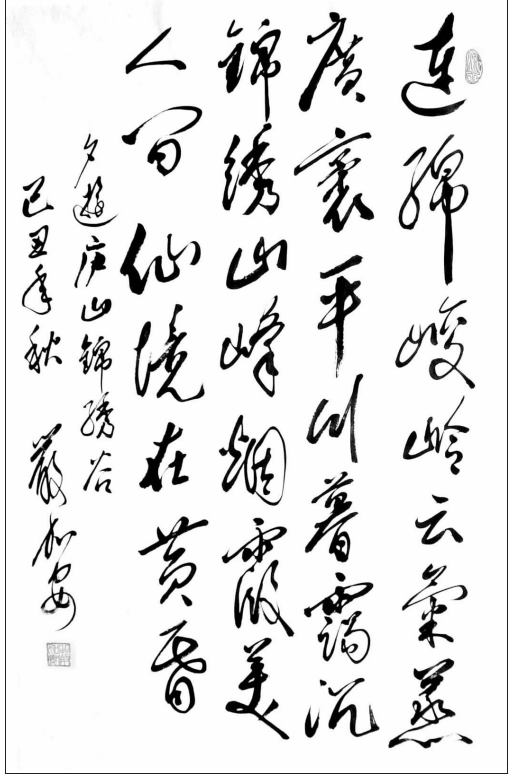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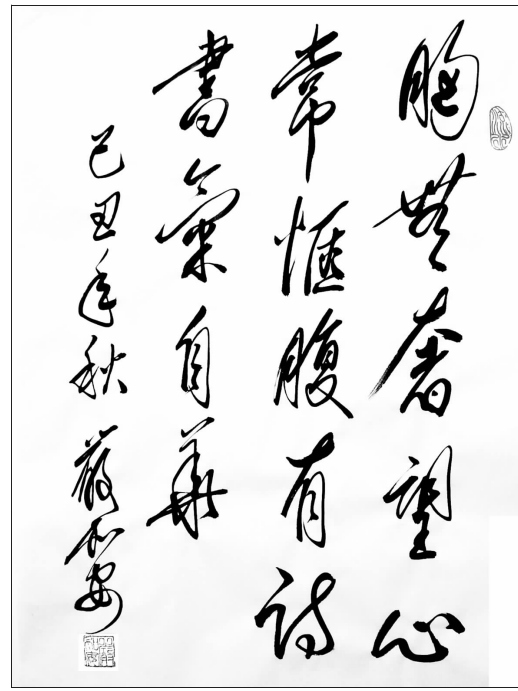
徐福厚色块上那种视觉上的延伸,成为了他特有的符号。萨特似乎曾说过,我居住的空间的边界就是自己的皮肤。只有理解了这一层,也许就抵达到了徐福厚的内部,也就找到了时间的痕迹。

在他的画里时间在变化,徐福厚也在变,时间本身也在被度过,在未来的时间里,我会用更多的时间来打造一把进入他作品里的钥匙。

因为徐福厚是一个景观,也许是门。

国酒茅台杯书画专栏

书法作者:严加安 中国科学院院士,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。作品《龙》、《福》和《喜》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为迎奥运出版的《千龙宝典》、《千福宝典》和《千喜宝典》;一幅作品获2008年中国庆奥运诗书画印作品大赛书法作品优秀奖。



文世雄山水画展举办



由中国秦文研究会、中国秦文研究所主办,中国秦文研究会篆刻艺术专业委员会、中国秦文研究会文艺专业委员会承办,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协办的“江山多娇——文世雄山水画展”于2009年11月8日上午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开幕。

有数名共和国的将军为此画展题词,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题词:“江山多娇”,近200人参加了文世雄山水画展开幕式。

文世雄从事书画艺术创作50余载,从军营到地方始终坚持躬耕墨池,潜心书画。擅长国画,主攻山水,其作品亮丽、古朴、雄浑,有大千之风,别具情韵,雅俗共赏。(清新)

后现代多媒体古典乐舞《概念四大美女》在京首演

11月5日,由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、伊鸣晨策划,优秀青年导演燕塑博士编导,后现代多媒体古典乐舞《概念四大美女》在中华世纪坛首演成功。

古典乐舞《概念四大美女》是大型电视连续剧《四大美女》的前期舞台艺术作品和大型

“四大美女选秀”活动的组成部分。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洞穿两千年时空,一路走来,绝世风情、灿烂如织。多媒体、多艺术形式同台表现,这在同一题材的艺术表现形式上实属首例。

首次演出由著名青年古琴演奏家赵晓霞、优秀青年舞蹈演员皮荃、优秀京剧演员李蕾、

著名童星李若斯等20余位优秀青年演员担纲主演,满台芬芳,国色天香。本次演出再现了西施、王昭君、貂蝉、杨玉环等东方美女的绝世风情,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,回归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审美标准,为中华文化复兴再注活力。(姚乐)



镇江赛珍珠纪念馆开馆周年暨《文化人桥——赛珍珠》图书首发

近日,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举行了赛珍珠纪念馆开馆1周年暨《文化人桥——赛珍珠》首发仪式。近80人出席了仪式。

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在“中国故乡”镇江度过了童年、青年时代。《文化人桥——赛珍珠》全书共9万字,图片近百幅,分为“多彩的经历”“辉煌的成就”“难舍的情愫”3部分,图文并茂、装帧精美,并吸纳了国内对赛珍珠研究的新成果,是中国内地第一本全面、完整反映赛珍珠生平成就的通俗读物。(裴伟)

